

闲闲的
秋千

我许下千古江山只愿携一人白首
你助我加冕并皇我予你一世宠爱

QUEEN
DUQU

盛世皇权



独孤皇后
秋千
闲闲的
QUEEN
DUGU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孤皇后 / 闲闲的秋千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505-9

I. ①独… II. ①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0249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独孤皇后
作 者 闲闲的秋千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周 政
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杨 旭 陈 蓉
特约编辑 许 逸
封面设计 袁 芳 刘春瑶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华策影视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5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505-9
定 价 79.80元(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4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南北朝是最为动荡的时代，众多政权并存，朝代更替频繁。天下分崩，群雄逐鹿，多少英雄应运而生，多少豪杰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纵观泱泱华夏，群雄崛起，人才辈出，一位奇女子脱颖而出，青史留名，其壮丽的一生，震古烁今。

她就是独孤伽罗，杨坚之妻，隋朝大名鼎鼎的文献皇后！

独孤伽罗生于掌握北周核心政权的显赫之家，年少时嫁与心仪男子杨坚为妻，本当相夫教子，与夫君共度美好年华，却因朝堂纷争而家逢巨变。遭此困境，独孤伽罗挺直了脊梁，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与局势和命运抗争。她与杨坚牵手，誓要在这乱世浮沉中杀出一条生路！

独孤伽罗绝美的外表下，潜藏着堪比男儿的智慧与谋略，娇小的身躯却蓄藏无尽的力量。隋朝天下，是独孤伽罗与杨坚并肩作战而得来的。立国后，独孤伽罗一举成为隋文帝朝政治系统核心人物，助力隋文帝北御突厥、南平陈朝，一统华夏，从而开启了隋唐盛世。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女子只羁于闺阁，而独孤伽罗却挣脱女子身上的枷锁，与杨坚携手，共建天下，同创盛世，于“开皇之治”中功不可没，更与杨坚在官中被并称为“二圣”。

唐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魏征曾评其：“后初亦柔顺恭孝，不失妇道。”“贵戚之盛，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世以为贤。”“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

在历史的兴替中，历朝历代，每一位君王都是后宫佳丽三千，而隋文帝杨坚却使六官虚设，独有伽罗一人。杨坚坦言：“得与伽罗同心，朕覆了这三千后宫何妨？”

独孤伽罗在杨坚云谲波诡的一生中，始终是他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她生，他亦生。她死，他亦逐之。生死相随，夫妻情深，无过于此，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可谓创造了中国古代帝王后宫生活的奇迹。

伽罗这一生，是亘古不绝的梵唱，落在杨坚的心间，为最柔软的那一瓣。即便多年后，她与世长辞，杨坚站在洛阳城之巅，俯瞰脚下绵延的万里河山，独孤伽罗，仍是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天下，乃吾之任，然吾之天下，汝也。

第一章
初相逢戏惩恶少

—— 001 ——

第二章
欲结盟两府议亲

—— 009 ——

第三章
登佛门追忆往昔

—— 015 ——

第四章
再相逢公子倾心

—— 022 ——

第五章
喜联姻击鼓竞技

—— 029 ——

第六章
逢巨变夜访天牢

—— 036 ——

第七章
传讯息司马托付

—— 042 ——

第八章
避奸党双双被擒

—— 048 ——

第九章
赴急难旧日竹马

—— 055 ——

第十章
逢转机奸佞趁凶

—— 061 ——

第十一章
父惨死又入罗网

—— 067 ——

第十二章
生死间再添温情

—— 073 ——

第十三章
遭流放暗计求人

—— 079 ——

第十四章
受屠戮全家逢难

—— 085 ——

第十五章
欲报仇公子被擒

—— 091 ——

第十六章
中埋伏兵权换人

—— 098 ——

第十七章
成亲日各怀机心

—— 105 ——

第十八章
行奇计英娥生变

—— 112 ——

第十九章
嫂殒命王后崩逝

—— 119 ——

第二十章
起战事再设奇计

—— 124 ——

第二十一章
约公主北国计成

—— 130 ——

第二十二章
假夫妻耳鬓厮磨

—— 136 ——

第二十三章
冒奇险杨坚投军

—— 143 ——

第二十四章
喜传书伽罗有孕

—— 149 ——

第二十五章
窥敌情边疆传讯

—— 156 ——

第二十六章
巧设计套问藏金

—— 163 ——

第二十七章
中埋伏大军被困

—— 170 ——

第二十八章
求出兵杨忠增援

—— 177 ——

第二十九章
返长安喜得千金

—— 184 ——

第三十章
速收网奸佞装病

—— 190 ——

第三十一章
闻琴声杨坚生疑

—— 196 ——

第三十二章
起争执伽罗堕河

—— 203 ——

第三十三章
生误会幼弟释疑

—— 210 ——

第三十四章
计中计伽罗起疑

—— 217 ——

第三十五章
防毒手云婵殒命

—— 223 ——

第三十六章
受暗算皇帝托孤

—— 230 ——

第三十七章
搏生死皇帝驾崩

—— 236 ——

第三十八章
留遗诏皇位虚悬

—— 243 ——

第三十九章
出意外赵嫣身亡

—— 250 ——

第四十章
立新帝奸佞专权

—— 257 ——

初相逢戏惩恶少

QUEEN DUGU

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晋，短暂统一南北后，再次分裂。公元304年，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对峙时期，史称南北朝。其间，众多国家并存，朝代更替频繁，战火纷乱，民不聊生。公元557年，宇文家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

北周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大力推崇佛教，民间佛教信仰遂至高潮。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便在每年四月初八举行盛大的浴佛节，善男信女聚集庙前浴佛、斋会、结缘、放生、求子等，此为一年之中最热闹的一天。

长安城佛前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正是一年一度的浴佛节。这日，阳光温和，凉风习习，正是清爽宜人的好日子。

一大早，大司马独孤信之女独孤伽罗就携丫鬟云欣乔装出门，在佛前广场给敬佛的百姓派米。

已近正午，被运来的米才派出一小半，云欣见独孤伽罗已经微微见汗，请她稍稍歇息。

伽罗看看广场上长长的队伍和眼巴巴等着派米的百姓，轻轻摇头，抬衣袖擦额角，含笑说道：“不要紧！赶紧派完米，我们也去凑热闹！”说着话，继续取升子盛米。

堆成小山的米袋子后，突然冒出一个小小的脑袋，小公子指着她哈哈大笑，大声嚷道：“哈哈，花脸猫！”他有一张清秀的小脸，一双乌亮带笑的眼睛中带着些调皮。

云欣向伽罗一望，也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

刚才伽罗那一擦，把袖子上的灰擦在脸上，现在看起来还真像一只花脸猫。

这是谁家小鬼？

伽罗瞪眼，指指小公子，严肃地说道：“你怎么上去的，还不快下来！”

小公子瞧着她眨眼，笑道：“你是哪个府上的公子，我怎么没见过你？”

看伽罗举手投足自成气度，断不是平常人家出身。长安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数得

上数儿的府第，也就那么几座，各府的公子，多少会有些面善。

“你又是哪个府上的，这么调皮？”伽罗反问，招手道，“快下来！”

这里忙得四脚朝天，这个小鬼还跑来捣乱！

“你告诉我你是谁，我就下去！”小公子用手托着腮帮子，笑眯眯地瞧着她，心里暗赞：都说大哥生得俊，这位公子，可比大哥还俊三分呢！

这小家伙还赖上了！

伽罗扬眉，向云欣说道：“还不快把他弄下来！”

“是啊！”云欣这才想起来，连忙向小公子嚷道，“喂，你快下来！”说完跳起来想要抓他。

小公子双手一撑躲开，干脆跳到米袋子上，吐吐舌头、做个鬼脸，得意地大喊：“抓不着！抓不着！”

伽罗本来也是少女心性，被他激起性子，一时忘记还在派米，挽挽袖子，攀上米袋子就去抓。

小公子见她上来，也吓了一跳，忙向另一边逃过去，跳脚嚷：“喂喂，光天化日之下，以大欺小，你成何体统？”

“你这小鬼胡闹，你家大人不管，我就要教训教训你！”伽罗一边说，一边向他赶过去。

小公子见她来抓，尖叫一声，又嬉笑着逃开。

米袋子本来就是虚虚地堆在一起，被这一大一小一追一逃一折腾，就听云欣一声惊呼，两个人只觉脚下一空，连人带着米袋子稀里哗啦地滚下来。

伽罗暗吃一惊，心里暗叫：糟了糟了，不要把那小鬼摔着！只是此刻她人在半空，身子无所凭依，不要说救人，连自救也做不到。

就在此时，人群中一道素白人影一跃而起，向这里疾掠而来，低声喝道：“当心！”人随声至，一把捞住伽罗下坠的身子，在半空回旋，避开砸下来的米袋子，最后稳稳落地。

而小公子却“扑通”一声，掉进大大的米缸里，顿时白米四溅，弄得满地都是。

事发突然，伽罗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身体就已落进一个结实的怀抱。她微微定神，抬头一望，瞬间撞入一双黑亮的乌眸，心不禁怦怦直跳。

来人是一位少年公子，生得眉若春山、目似秋潭，两瓣樱红薄唇微抿，似含浅浅笑意，乌木嵌珠簪绾住长发，素白长袍不添任何装饰，全身衣着丝毫不显华贵，可是举手投足之间，自成气度。

伽罗看得怔住，竟不知身在何处。

少年公子感觉到怀中身躯的温软，心里也升起一丝异样，垂头望去，只见怀中少年眉如远山，双腮似雪，一双清澈的眸子大睁，如两汪清泉，怔怔注视着自己，不禁心神微恍，整个人似乎随着对方的眼波陷下去……陷下去……

“啊呸呸！”小公子吐掉嘴里的米，扑腾着从米缸里爬出来，嘴里大声抱怨，“大

哥，你居然不救我！”话刚出口，一眼看到两个人半扶半抱的姿势，“噫”了一声，趴在米缸边儿上笑眯眯地看，一脸惋惜，摇头道，“可惜啊可惜！”

“什么可惜？”云欣皱眉，发愁地看着那倒翻的米袋子和洒落一地的白米。

小公子扬扬眉，说道：“可惜你家公子是男人，要不然，和我大哥倒是挺配！”

“呸，乱说什么？”云欣轻啐一口。这小鬼，小小年纪懂什么，还“挺配”？她侧头向自家小姐和少年公子望去，又不禁暗暗点头。

是啊，这少年公子俊逸不凡，和自家小姐当真挺配！刚刚想到这里，她又连忙摇头，瞪了小公子一眼，心想自己都是被这小鬼带偏的，也跟着他胡思乱想。

小公子说话时虽然声音不大，但那话落在恍惚中的两个人的耳朵里，二人顿时清醒。伽罗忙双手一推，从少年公子怀里挣出来，她羞得面红耳赤，咬唇偷瞧他，又瞪一眼小公子。

都是这小鬼搞事情，现在这尴尬场面，可怎么收场？

少年公子倒是很快恢复正常，抓住小公子的衣领把他从米缸里拎出来，不悦地低喝：“阿爽，你闹够了！”又向伽罗一揖为礼，歉然道，“舍弟胡闹，还请公子见谅！”

这二人，正是随国公杨忠的长子杨坚与幼子杨爽。

杨爽嘻嘻一笑，顽皮地眨眼，笑道：“大哥，我只是瞧公子生得俊，来结识罢了！”

伽罗听他直言夸赞，真是恼又不是，笑又不是，只能无奈地摇头。

云欣见杨爽全身上下沾满米，一张小脸儿更是全白，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早已经前仰后合，指着他笑道：“真是老鼠掉进米缸里，好大的一坨粮食！”

杨爽听她说自己是老鼠，倒也不恼，笑道：“这倒便宜了你们，就是不知道把我派给谁？”

这话说得有趣，伽罗也忍不住笑起来。杨坚瞧着弟弟，无奈中，更多的是疼爱，只能含笑摇头。

这个时候，又有一位少年公子挤过人群赶来，看到眼前的场面，在杨爽后脑勺一拍，佯装气道：“让你小子胡闹，害得大哥着急！”这人生得与杨坚有三分相似，却带着些儒雅之气，正是杨家三公子，杨瓚。

杨爽摸着脑袋，不满地大嚷：“三哥，我要被你打傻了！”

杨瓚笑道：“傻一点才好，免得到处惹事！”

杨坚见云欣瞅着一地粮食发愁，两个弟弟却只管笑闹，心底微觉不安，皱眉道：“还不快帮忙收拾粮食？”

杨瓚连忙点头，匆匆忙忙转身，却一头撞在云欣身上。

杨坚忍不住抚额，心底全是无奈。

这两个弟弟，是来丢人的吗？

伽罗“扑哧”笑出声来，瞧一眼杨坚，眼底全是戏谑。

这两个宝贝弟弟，可真够这位大哥受的！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女子的尖叫声。

众人吃了一惊，顺着声音望过去，只见人群四散，四名护卫打扮的男子纵马扬鞭，驱赶人群，一名锦衣男子纵马疾驰，俯身抓起一名少女，横放身前鞍上。

少女大惊失色，手脚乱舞，大声哭叫：“放开我……放开我……”

四周百姓齐声大喊，有几名男子准备截住他，却被护卫一顿乱打，只好避开。

锦衣男子扬声大笑，奋马扬鞭，向广场外疾闯。

人群惊怒，纷纷大喊：“抢人啦……抢人啦……”可是他们空有阻拦之心，在锦衣男子的马蹄下，只能向两旁闪避。

马上少女拼命挣扎，大声哭喊：“放开我……求求你放开我……”

可是男子丝毫不为所动，纵马疾驰。四名护卫大笑，马鞭疾挥，伴在男子身后疾冲，片刻间冲出广场，绝尘而去。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强抢民女！

伽罗大怒，咬牙骂道：“可恶！”她疾步冲出人群，见旁边停着几匹骏马，随手抢过一匹，一跃而上，打马疾追。

“小……公子！”云欣一个字喊出声，又连忙改口，赶去想要拦住伽罗，却还是慢了一步，眼看着伽罗已经冲出广场，急得连连顿足，说道，“她又去打抱不平，这……这可怎么办？”

“别急，我去！”杨坚低喝，纵身而起，稳稳跃上另一匹骏马，马缰一勒，向广场外疾冲，冲着前边伽罗的背影连喊，请她停下。

伽罗充耳不闻，双眼死死盯着前方，纵马疾驰。

杨坚无奈，只得紧催胯下马奋力疾追。多亏他控马之术超卓，追出不过半里就已追上，与伽罗并驾疾驰，疾声喊道：“这位公子，宇文会可是长安一霸，你不能这么去！”

伽罗冷笑，头也不回地说道：“公子若怕，请回吧！”不但不停，反而催马跑得更快。

杨坚听她出言相激，双腿一夹，顿时超过她半个马头，劈手去抓她马缰，说道：“你先停下！”

“放手！”伽罗一声低叱，信手挡开他的一抓，二指如钩，径直取他双目。

明知这是虚招，杨坚也不得不避，身子后仰闪开，起身时，又落后她丈余。看着前边的倔强身影，杨坚暗暗摇头：瞧他生得颇为清秀，居然是一副火暴性子！

只是这么一停，前边宇文会与众护卫的快马已经穿城而过，在官道上一个转折后，失去踪影。

独孤伽罗纵马追到，不见宇文会和少女人影，急得连连跺脚，立在马上，向远处张望。

杨坚纵马赶到，向左侧路上一指，说道：“这里往西不远，是晋国公府别苑，一定是在那里！”他一马当先，向西疾驰。

伽罗随后跟上，扬眉道：“怎么，公子不怕什么长安一霸了？”

杨坚听她语出讥讽，低笑一声，回头道：“行侠仗义，也不能惹火烧身！”信手塞一

件东西给她。

伽罗接过来，见是一个做工精致的面具，不禁一笑，赞道：“公子当真是心思缜密！”

杨坚微挑嘴角，含笑道：“公子过奖！”

二人说话间，骏马已拐过两个路口，杨坚马缰轻勒，将马喝住，低声道：“到了！”下巴向不远处一座宽大的府门一指。

在他手指的方向，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府邸，前边一带飞檐挑出的吉兽，檐下长长的一排石阶，阶上朱漆大门洞开，隐隐可见门里的层层院落。大门外两侧分立四名护卫，皆全副武装，兵刃在身，足见守卫森严。

伽罗微微皱眉，见府侧有一条小巷，于是纵马向巷子驰去。

杨坚跟在她身后，见她越过几重屋宇，在第三进的院墙外停下，不禁暗暗点头。

这位公子虽然性子火爆一些，倒也不是一味鲁莽！

二人下马，悄悄越墙而过，只见眼前绿荫满地，鲜花盛开，白玉小桥横过潺潺流水，配以亭台楼阁，竟然是一座极为精致的花园。花园的一侧，是一排装饰华丽的屋宇，掩在绿荫之中。

按照长安城高门大户府邸的部局，以及宇文会在晋国公府的身份，这座花园应该是他的住处！

杨坚、伽罗二人对视一眼，轻轻点头，随即一前一后，借花树掩映，穿过花圃小径，向层叠的屋宇而去。

他们越走越近，已经听到宇文会淫邪的笑声和少女的哭喊声。

二人循声望去，只见居中一扇雕花房门紧闭，门外守着之前的四名护卫。窗上深碧色帘幔低垂，声音就是从那窗里传出的，看不到里边的情形。

听着少女的哭喊转为哀求，杨坚暗暗咬牙，心里暗骂：禽兽！他手按剑柄，一步步向房门靠近，走到近处，矮下身子，低声道，“宇文会草包一个，不足为虑，一会儿我对付四名护卫，你进去救人，一定要快！”

话说完，身后却无人应声，他诧异地回头，却早已不见伽罗身影。杨坚大急，目光四处搜索，依然不见她的人影，不由得连连顿足。

这晋国公府别苑，占地颇广，又屋宇重重，随意乱闯很容易被人发现，再杀出去可就难了！

可是他要救那少女，必然会惊动护卫，若先去寻找那位公子，只怕房里那少女马上就会受辱。他正在左右为难，东北角方向突然一阵锣响，跟着有人高喊：“走水了——走水了——”随着喊声，浓烟滚滚而起，火势竟然不小。

“走水？怎么会走水？”房门口的四名护卫大吃一惊。见那浓烟随着风势竟向这里扑来，恐会伤及主人，于是向烟起处跑去，两人查看火势，另外两人查看四周动静。

而房间里，宇文会的笑声只是微微一顿，跟着他又扬声笑起来，浪声道：“美人儿，外头在放烟花庆祝呢，今儿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

“啊……”少女的尖叫声伴着衣衫被撕裂的声音传来，跟着是少女绝望的哭喊声，“放开我……求你放开我……”

杨坚听到火起时的第一声呼喊，竟然是那位公子的声音，心头不禁微微一动，又见四名护卫跑开，再不犹豫，将面具往脸上一罩，疾冲而上，一脚踹开房门，大步跨入，喝道：“住手！”

房间里，宇文会衣衫半敞，正把少女压在身下，肆意调笑，冷不丁被他一喝，顿时一个激灵，几乎滚下床来。

等看清来的只是一个人，又戴着面具后，宇文会定一定神，指着他，怒喝：“你何人，鬼鬼祟祟不敢见人！”

“见人？”杨坚冷笑，不屑道，“你也算是人？”将剑柄指着少女，“把她放了！”

“你……你大胆！”宇文会大喝，冲外面叫道，“来人！来……”

喊声刚刚出口，就听“铮”的一声轻响，长剑出鞘，三尺寒锋直指他的咽喉，杨坚冷声道：“不想要你这条狗命，就接着喊！”他心里暗暗盘算，刚才显然是那位公子纵火，几名护卫前去查看，不久就会回来，自己要速战速决，将这女子救出。

“我……我……”宇文会惊得脸色惨白，咬牙狠道，“你得罪我晋国公府，必会被抄家灭族！”他随口威胁，拖延时间，心里暗暗着急，只盼护卫早点赶回，将这闯府的小贼拿下。

“是吗？”杨坚见他神情不定，冷笑一声，手中长剑向前疾挺，厉声喝道，“那小爷只好先毙了你灭口！”喝声中，冰冷剑锋已顶上他的咽喉。

咽喉微疼，宇文会顿时惊得魂飞魄散，杀猪般尖叫起来：“不……不要……”

“鬼叫什么！”杨坚低喝。他声音虽低，却极具威严。

宇文会一噤，没出口的话卡在喉咙口，再也说不出来。

杨坚心知身处险地，不能久留，向少女道：“还不快走！”

“多谢恩公相救！”少女匆忙起身，哪知刚刚坐起，身上衣衫却向下滑落，露出颈下大片肌肤，她忍不住一声低呼，忙双手抱住，又羞又怕，泪珠滚滚而下。

杨坚乍见白花花一大片肌肤，心中微窘，连忙转过头去。

眼见杨坚侧身相对，宇文会突然目露凶光，手腕一翻，手中寒光乍现，已多出一柄匕首，他挺身向杨坚腰侧刺去。

杨坚骤闻异声，不等回头细查，身体已疾退三尺，堪堪避过致命一击。

与此同时，只听风声飒飒，窗外一粒石子疾射而入，正中宇文会手腕。宇文会“啊”的一声痛呼，匕首“当啷”落地。

窗帘晃动，面具伴着人影微晃，伽罗已一跃而入，飞起一脚，将宇文会踢翻在地，怒喝道：“无耻贼子，胆敢暗箭伤人！”反手捡起匕首，挺身向他咽喉刺去。

冷利寒芒带着风声，骤然而至，宇文会吓得魂飞魄散，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嘶声叫道：“不……不……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杨坚一惊，连忙喊道：“公子！”想要阻止，显见已经来不及，不由暗暗叫苦。

这宇文会是大家宰宇文护的独子，略施惩戒即可，若是将他刺死，长安城中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波。

哪知他话刚出口，就见伽罗身形一顿，手中匕首离宇文会咽喉不过三分，另一只手信手连挥，厉声喝道：“打你狗仗人势，打你欺男霸女，打你暗箭伤人，打你长安一霸，打你……复姓宇文！”

每喝一句，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宇文会眼前金星乱冒，却无力反抗，听到最后一句，不由喊起冤来，捂着脸叫道：“复姓宇文也算错？”

伽罗啐他一口，理所当然地说道：“宇文家的，没有一个人好人！”

杨坚闻言，险些笑出声来，耳听见远远的喧哗人声，似乎有人向这里而来，低声道：“走吧！”见民女已经收拾齐整，一手扶起她向门外直闯。

宇文会听到来了救兵，精神一振，就想冲出门去叫人。他刚要站起，伽罗伸手在他脑袋上狠拍一掌，喝道：“别再让我见到你！”听到人声越来越近，也不敢久留，身形倒纵，穿窗而出。

杨坚带着少女沿路奔过花园，刚刚越出围墙，就听府里锣声四起，乱糟糟的声音响起：“有刺客——”

“抓刺客——”

“不要让他们逃了——”

杨坚转身，不见那位公子跟来，暗吃一惊，正要折回去寻找，就见墙上人影微闪，伽罗已飘然落地，轻声笑道：“走吧！”她抢先上马，将马缰轻抖，低喝一声疾驰而去。

杨坚无奈摇头，带着民女上马，随后跟去。

三人两骑纵马疾驰，直跑出三四里地，钻入一片竹林，伽罗才将马勒停，笑道：“这里他们总追不来了吧？”

杨坚也是微微一笑，带着少女下马，郑重道：“姑娘，宇文会吃这一次亏，怕不会善罢甘休，姑娘还是离开长安，出去避避为好！”

少女点头，跪倒向二人磕头，低声泣道：“两位恩公救命之恩，小女子铭感五内，绝不敢忘，只是连累两位恩公得罪晋国公府，小女子深感不安！”

杨坚摇头，说道：“男儿立于世间，有所为有所不为，又岂能畏惧权贵，置道义于不顾！”转头望向伽罗，说道，“公子，你说呢？”

话刚问出口，他不禁呆住。只见伽罗取下面具，顺手将发簪取下，秀发如瀑，飘垂而下，迎风轻扬，衬着她一张清丽容颜，如仙似幻，风华绝代。

杨坚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你是……”两人共经一场患难，他居然不知道“他”竟然是女儿身？

伽罗嫣然一笑，扬眉道：“天下人管天下事，谁说只有男子才能行侠仗义？”伸手拽下腰间钱袋，塞给少女，温声说道，“这位公子说得不错，你还是出城避避，等过了风头再回来吧！”

杨坚点头，由衷地说道：“还是公……还是姑娘想得周全！”

伽罗浅浅含笑，顺手将面具向他一抛，拱手道：“人既已救出，我们就此别过！”竟然再没有别的话，跃身上马，向林外驰去。

“喂！”杨坚追出几步，扬声道，“还不知道姑娘芳名！”

微风徐徐，送来伽罗悠然的声音：“相逢即是有缘，又何必追问出处？”爽朗的声音，伴着飒然之姿，出林而去，终于再没有一点踪迹。

杨坚怔怔而立，向她远去的方向遥望，怅然若失，连那受害少女几时离开的，也不知道。

欲结盟两府议亲

QUEEN DUGU

大冢宰宇文护刚刚回府，就见府里一团混乱，一问之下，不禁气不打一处来，向赵越喝道：“将那畜生给我叫来！”自己拔腿向地牢而去。

赵越见他一脸怒意，也不敢劝，匆忙去叫宇文会。

幽暗的地牢里，炭火时明时暗，柱子上绑着两个刚刚被抓回来的钱商，都是以黑袋罩头，看不清面目。听到有人进来，二人同时拼力挣扎，嘴里发出“呜呜”声，却说不出话来。

这样的场面，宇文会司空见惯，也不以为意，见到父亲张嘴就道：“爹，你要给儿子做主！”他揉揉被打肿的脸，满心想着如何出这一口恶气。

“给你做主？”宇文护咬牙，挥手一记耳光打在宇文会脸上，指着他道，“如今多事之秋，你不想着如何为父分忧，还去抢女人？”

宇文会被他打蒙了，愣了一会儿，才讷讷问道：“父亲，什……什么多事之秋？发生什么事了？”

宇文护指着二人，怒道：“就是这两个笨蛋，行事张扬，被独孤信抓到把柄，若是让他查到我们身上，这事还不知要如何了局！”又指指宇文会，怒其不争地道，“你呀你，不知为父分忧，却到处惹事！”

宇文会低头，嗫嚅道：“儿子知错了！”心里却不以为然。

这大周朝廷，连天王都要听从父亲摆布，区区一个独孤信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他想归想，话却万万不敢说出口来。

宇文护见他一副孬样，更加来气，厉声喝道：“抬头！我宇文护的儿子，纵然是错，也不许低头！”

宇文会连忙抬头挺胸，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目光微斜，迅速扫了宇文护一眼，心里有说不出的惶恐，生怕父亲仍不满意。

宇文护训斥一会儿，怒气稍减，示意赵越除去那两人头上的布袋和嘴里的东西，冷声道：“怎么，翅膀硬了，连本官的话都不听了？”

二人脸色惨白，吓得身子直抖，颤声唤道：“大……大冢宰……”

宇文护脸色阴沉，注视二人片刻，才缓缓说道：“说吧，你们都向那独孤老儿说了什么？”低沉的声音，充满无穷的压迫。

两名钱商顿时喊起撞天冤来，一人大声道：“大冢宰，我们可什么都没说啊！”

另一个也连忙接口：“是啊，大冢宰，我们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宇文护冷冷逼视二人，冷笑道：“这么说，独孤信当真找过你们？”

对上他阴冷的眼神，两名钱商顿时背脊生寒，才知中了他的圈套，连忙摇头，矢口否认，却已经迟了。

宇文护冷笑一声，不再听二人胡说八道，向宇文会道：“他们交给你，教他们如何说实话！”再不多看一眼，起身向门外走。

赵越连忙跟去，赶在前头替他开门。

牢门在宇文护身后被关上，隐隐传来宇文会的喝骂声和钱商的哀求声，紧接着，皮鞭声响起，伴着两名钱商的惨叫声。

宇文护走出十几步后停住，微微闭眼，默想片刻，漫声道：“独孤信……”

赵越躬身跟在他身后，闻言上前一步，低声道：“大冢宰，宁枉勿纵啊！要不然……”说着话，比一个手起刀落的手势。

独孤信手握兵权，跟声望极高的楚国公赵贵交好，这二人联手，果然是个后患！

宇文护点头，看着赵越的手，嘴角泛起一个阴冷的笑容，招手将他唤到面前，在他耳边仔细嘱咐。

赵越躬身听完，嘴角也泛起一抹阴冷笑意，大拇指一挑，谄媚地赞道：“大冢宰当真是神机妙算！”

宇文护得意至极，哈哈大笑，大步向牢门外走去。

两名钱商突然失踪，大司马独孤信急请楚国公赵贵、大将军高宾二人过府议事。

赵贵听完他的话，顿时坐立不安，急得团团转，向独孤信问道：“独孤兄，前几日不是说已经找到宇文护的罪证，怎么突然又没了？你究竟在查什么？再不动手，国将不国啊！要不然，我们直接动手除掉他！”

高宾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说道：“赵兄，兹事体大，不可莽撞行事！”

赵贵满脸愤恨，急声道：“我莽撞行事，总比束手待毙强吧？”

想宇文护仗着太祖托孤，把持朝政，独断专行，残害异己，赵贵整个人更是焦躁不堪，看看高宾，又去看独孤信，盼他能拿个主意。

独孤信也是满心焦灼，可是知道此时急也没有用，只好劝道：“赵兄，你先坐下，我们从长计议！”

赵贵见他还是不急不缓的模样，心中更觉烦躁，摆手道：“不必了，你们慢慢计议，